



佛光榮根禪

要入禪門，必須先提起疑情，然後用心去參。疑情不破，要如臨深淵，如履薄冰。毫釐失念，一切果就不是那麼一回事。故先提起疑情，再破疑情，就能徹悟禪的真諦了。

雪梨

人間福報

南天寺Nan Tien Temple (IBAA)

Buddhist Centre 180 Berkeley Road Berkeley NSW 2506

電話：61(2)4272 0600 傳真：61(2)4272 0601

E-mail：nantien@fgs.org.au 網址：http://www.nantien.org.au

星雲說偈

禪河定水

文／星雲大師

禪河隨浪淨，定水逐波清，
澄生覺性，息慮滅迷情。

——梁·傅大士

這是南朝梁代傅大士的偈語。傅大士對參禪悟道很有心得，與寶誌禪師齊名，人稱「梁代二大士」。

「禪河隨浪淨，定水逐波清」，我們的心如河水，經常隨風浪鼓動、翻騰不已，看不清河底的種種面貌。如果有了禪，讓心靜定下來，就能照見自己的本來面目。

禪是什麼？禪是佛祖的嗎？不是，佛祖是我們大家的，禪也是大家的。那麼，禪是一個道理嗎？不是，禪不是一個道理，禪是我們每個人的心，是人生的放曠、生活的幽默，是一種直覺、一片定慧。禪裡面無所不包、周遍含容，是每個人內心的寶藏。

那麼，悟又是什麼？所謂參禪，最終是要悟道，明心見性、認識自己。就如照鏡子，鏡子裡映照出來的只是假相，並非真實，經過參禪悟道的過程，才能真正明白世間一切。

禪定的水可使鼓動的波浪回歸澄靜，一個人若能時時將心安住在禪悅法喜裡，那就是禪者的生活了。

「澄神生覺性，息慮滅迷情」，當心沉靜下來，正覺本性現前，心慢慢明白起來，「我知道了！」「我懂了！」到了那個時候，種種分別罣礙、疑慮漸次止息，迷執妄情也會隨之滅除。

當一個人有了禪定的修養，心就能恆常保持寧靜，不會因為別人的一句話、一件事而起伏妄動，也不會輕易受到外境的影響。所以，一個內心平靜的人，面對人事，不管恩也好、怨也好、善也好、惡也好，都能如如不動，這就是靜心的功夫了！



圖／心皓

光照大千——絲綢之路的佛教藝術特展

無量光壽 越時空



由大陸中華文物交流協會與佛光山文教基金會共同規畫的「光照大千」特展，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親臨主持開幕茶會（上圖中），並由優人神鼓的少年團表演揭開序幕（右圖）。

圖／人間社記者莊美昭



華人軟實力 站上國際舞台

【記者郭書宏、郭士榛、王敏嫻高雄報導】第二屆「星雲人文世界論壇」日前由天下文化、公益信託星雲大師教育基金、國際佛光會共同舉辦，吸引全台灣北、中、南逾兩千位民衆參加，會中星雲大師、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、高希均教授進行對談，分享自身對夢想、生死及欲望的觀念與想法，鼓勵社會大眾以夢想為力量，用華人的軟實力站上國際舞台。

活動最後的論壇，由天下遠見文化事業群發行人王力行主持。主持人提及星雲大師致贈莫言一幅「莫言說盡」的一筆字墨寶，大師說，佛陀說法四十九年，談經說法三百餘回，但佛卻說他未說一字，正說明真理說了等於不說，說盡即無盡。

莫言笑稱，一開始他認為大師指他已將該說的話講完了，但回頭細想後，感覺這個「盡」字，不是一種說盡之意，說盡，反而是無盡之意，表示還要寫更多、說更多，就是無窮無盡的意思。莫言表示，拿到大師贈的讚揚，感覺要繼續好好學習說話，要多說有意義的話，少說無意義的話，「待我的房子修繕好，一定將星雲大師的一筆字裱好掛起來，作為座右銘。」

針對莫言提問「世間為何有好人、壞人？」大師回應，這是個「一半一半」的世界，白天黑夜、好人壞人、男人女人，都是「一半一半」，何況沒有黑暗哪有光明、沒有罪惡哪有善美、因有壞人才有好人，「人們當做的，就是將自己從壞的一半變成好的，當美好、善良的一半增加了，壞的那一面就好了；尤其做好人者切莫灰心，善惡到頭終有報，因果絲毫不爽，只爭來早與來遲。」

莫言引用爺爺奶奶為他講述的故事，深入淺出表達哲理

。他說一九六〇年代村莊淹水，人民逃難，地主揸大包黃金、長工揸大袋窩窩頭爬上樹求生，結果地主空擁黃金餓死，長工既飽足也賺到地主的黃金。他指出，若老長工在日後的水患未記取老地主的故事，自己最後也會成了被餓死的人。莫言勸說人類應該有所體悟、記取教訓，才能免於被淘汰。

同樣擅長說故事以弘法的星雲大師，說了「天堂、地獄圍牆」的寓言。

大師說，據說天堂、地獄只隔一道牆，一天颱風把這道牆吹倒了，天堂的上帝與地獄的閻羅王研議各派三位銀行家、建築師、律師來協助修繕。幾天後，天堂卻久久派不出代表，只見上帝抱歉對閻王說：「不是我不派代表，因銀行家專門剝削人的錢財、建築師偷工減料、律師是專門挑撥離間，他們是不會上天堂的。」大師說，但佛教裡的建築師、律師、銀行家有因果觀念、行三好，只會生在天堂。

回應好人行善的議題，高希均說，到底是什麼特質讓人長壽、健康？美國研究發現，當義工的人最健康，壽命最長，主要是有耐心花時間幫助別人，「像星雲大師創建的佛陀紀念館不收門票，滴水坊吃飯也不用付錢，還能維持的主因，就是背後有許多功德主支撐。」

在分析年輕世代現象時，高希均說，許多年輕人不敢做夢、沒有夢，總是怪父母沒教好、怪學校沒教好、怪政府沒幫他們找事情做，這是非常不好的現象。他勉勵年輕人要敢做夢、敢冒險、敢負責，將小格局變成大格局，訓練出像西方世界的獨立性格，走出去創天下，進而站在世界的舞台。

忘掉獎項 莫言：寫作回歸初衷



途的所見所聞，以及個人的心情、領會，和成長寫作的點滴歷程。莫言表示，未來會努力忘掉獎項，一本初衷繼續創作。

對於能夠獲得諾貝爾評審委員會的青睞，莫言表示，得獎雖然完成個人的其中一個夢想，但也並不代表自己的寫作水準一下子就提高，反而是把自己放在衆目睽睽之下，會有更多人企圖要來挑諾貝爾獎作家的毛病。不過他個人倒是把被挑毛病當成是一種激勵，讓自己成長得更快。

莫言說，他很反對作家把自己抬舉得太高，因為作家並

【記者杜惠昌台北報導】大陸文學作家、二〇一二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（圖／記者邱麗玥），日前在佛光山台灣台北道場舉行《盛典：諾貝爾文學獎之旅》新書發表會。

這本書記錄莫言在前往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領獎時沿途的所見所聞，以及個人的心情、領會，和成長寫作的點滴歷程。莫言表示，未來會努力忘掉獎項，一本初衷繼續創作。

對於能夠獲得諾貝爾評審委員會的青睞，莫言表示，得獎雖然完成個人的其中一個夢想，但也並不代表自己的寫作水準一下子就提高，反而是把自己放在衆目睽睽之下，會有更多人企圖要來挑諾貝爾獎作家的毛病。不過他個人倒是把被挑毛病當成是一種激勵，讓自己成長得更快。

莫言說，他很反對作家把自己抬舉得太高，因為作家並

無異於一般人，好的作家必須要能和生活緊密相連，而不能感情過度涉入，成了代言人。在談到寫作與人性面時，莫言說，一九四九年後的大陸作品，好人、壞人被嚴重的臉譜化，後來他覺悟到應該改變寫法，「好人當壞人寫、壞人當好人寫」。因此作品中，不會有壞到極致的壞人，或者一點缺點也沒有的好人，因為只有把人當人、超越偏見、考慮到人的弱點，才能寫出真實。

莫言這趟訪台，除了參加第二屆星雲人文世界論壇以及新書發表會，明天將接受佛光大學頒贈榮譽文學博士。莫言說，這趟台灣之旅等於就是佛光之旅，雖然時間很短，但他能充分感受到佛光人辦事的效率與真誠，也對佛教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。

他說，個人對佛教的認識粗淺，其實沒有評論的資格，但自從與星雲大師和佛光山的接觸，他可以感覺到，大師在台灣、大陸甚至世界如此受到愛戴，古老的佛教可以在佛光山發揚光大，除了大師的與時俱進、佛光山處處體現實踐的精神外，大師提倡的人間佛教，以具體方式和老百姓的生活產生密切的連繫，更讓佛教成為深入民間與生活當中的主要關鍵。

莫言笑稱，他可不是因為這幾天吃了佛光山這麼好吃的素齋，就說佛光山的好話。因為一個宗教家對社會的影響，絕對是比文學家要來得更深遠。

【記者郭書宏高雄報導】「光照大千——絲綢之路的佛教藝術特展」日前在台灣高雄佛光山佛陀紀念館本館盛大開幕。這次絲路特展結合大陸十六家博物館，展出七十一件組選自陝、甘、新三省的佛教古文物，其中更有十九件國家一級出土珍品，讓台灣民衆不必遠赴西域，就能近距離觀賞為全世界所矚目的藝術寶藏。

歷時五年、由大陸中華文物交流協會與佛光山文教基金會共同規畫的「光照大千」特展，由大慈育幼院的西藏舞、南屏敦煌舞團的曼妙飛天舞姿揭開序幕。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親臨主持開幕茶會，同時大陸中國文物交流中心主任王軍特別率領學者專家來台，包括：甘肅省博物館館長俄軍、法門寺博物館館長姜捷、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館長侯世新、新疆博物館協會監事會主席盛春壽等人；而台灣的博物館代表則有歷史博物館館長張譽騰、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館長張善楠。

「佛教絲路藝術是中華文化的璀璨之處，透過『光照大千』展期，讓民衆深刻體會佛教與中國歷史一脈相傳。」

王軍代表主辦單位致辭時表示，「光照大千」特展是中國文物交流中心與佛光山合作第二個以佛教為主題的展覽，相較去年的「千年重光」展，這次展品數量更多、範圍更廣，尤其展件以時間與空間為線索，講述了佛教西來東漸的歷史進程，尤其在佛教聖地佛館展示絲路沿途佛教信仰者留下的寶藏，具有非凡的時代意義。

會中各界貴賓雲集，其中英國文化協會台北辦公室處長艾莉珊表示，絲路在中國向來扮演著重要的角色，除串聯了東、西文化與貿易交流外，更讓佛教得以傳播到中國，於是成就了今日的這次千載難逢的特展；史博館館長張譽騰則指出，佛館整合十六個收藏館所，可說是博物館界一項「不可能的任務」，但佛光山卻憑藉著弘揚佛教的使命感，以及對兩岸文化交流的熱忱達成，想必來館朝聖觀賞者，都能蒙受法益與法喜。

這次的絲路佛教藝術特展取名「光照大千」，星雲大師開示時特別說明了展名的深意。大師說，「光照大千」意指佛光普照，如同「阿彌陀佛」代表的「無量光、無量壽」。無量光就是光明普遍一切空間，超越空間不受空間的限制；無量壽就是無限的時間，超越時間不受時間的限制，「這次展品遠溯及漢朝，從絲路轉轉來台，不正也跨越時間與空間的限制嗎？其實，阿彌陀佛就在人間、就在佛館的『光照大千』展啊！」

星雲大師說，這次「光照大千」在佛館展出，台灣民衆不必遠赴敦煌，就可以看到偉大的文物與中國佛教史點滴，同時，對兩岸歷史、文化、藝術交流來說，又往前跨出了一大步，「此展不僅是場美的饗宴，希望大眾能進一步深入中華文化，求真、求善、求美，讓自己的生命更昇華淨化，見聞者皆能增福又增慧！」

「光照大千——絲綢之路的佛教藝術特展」即日起至十二月八日在佛館本館二樓展出；二〇一四年一至三月則在台灣台東史前博物館展出。

【寧聽人間】

婆家娘家一家親

文／趙曉寧

都說台南小吃有名，到當地去玩，當然免不了品嚐一下在地美食。一吃之下卻發現，怎麼每樣東西都有甜味，似乎不管甜鹹，只要是食物，多少都放點糖。

這種「樣樣都甜」的味道，讓跟我同行的北部朋友直覺「好不習慣」，更別說是來自大陸北方的朋友了。聊著彼此的口味，也讓我想起，別說放糖了，即便是鹹一點、淡一點，也是每個人各自不同啊。

像我娘家的口味比較偏鹹，婆婆的菜卻比較淡。做月子時，我的餐食是由主中饋的婆婆負責。婆婆做菜的技術可比我媽強太多了，但口味向來比較淡的她，月子餐又刻意少放些鹽，可把我整慘了。

每天，吃著婆婆為我準備進補的家鄉紅糟雞，我總覺得淡然無味，必須再三勉強才能入口，各種青菜也差不多。唯一好吃的，只有一道味道甜甜的麻油荷包蛋。

可是，漸漸地我卻逐步習慣了婆婆的口味，也對那些以往少有機會嘗到的福州美食上了癮；一條黃魚，婆婆可以有五、六種不同的做法，她做的蝦球也絕不輸給館子；紅糟雞，更成了我的最愛。

糟糕的是，吃慣了婆婆做的佳餚，回娘家反而吃不慣了。

「媽，妳的菜太鹹了。」是我常說的一句評語。到最後，本來就不擅長廚藝的媽媽，在婆婆的邀請下索性只負責簡單的早餐與晚餐，中餐就移到住對面的我家解決。

而在媽媽的指導之下，一些原本只有在過年時才會出現的大菜，像粉蒸肉、糯米丸子、豆腐丸子、藕夾什麼的，也會三五不時地出現在家裡的餐桌上。

這幾年，婆婆中風，沒有能力再下廚。我和媽媽又吃素，餐桌上因而除了一道婆婆喜歡的魚之外，一概都是素菜，只有弟妹或是旅居國外的兒女們回來，我們家才會再出現大魚大肉。

不僅是我家餐桌面貌已和從前大不相同，兩個孩子因為長期住在國外，也各自練就了一手好廚藝。兒子常誇耀：「我做的炒飯除了鼎泰豐外，沒人可比。」女兒更是可以做出綜合各地口味的不同料理。

他們的好手藝，我每次出國都有福嘗到，代價則是女兒的碎碎念：「媽，我朋友的媽媽每次來都做一堆菜給她，只有妳，總是我做給妳吃！」

但有什麼辦法呢？我家廚房，從來就不是我的地盤啊！